

故宮珍本集刊

詩序集傳·詩經朱翼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009 冊經部詩類

故宮博物院編

詩序集傳

詩經朱翼

海南出版社

詩經朱翼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序集傳/(宋)朱熹撰.詩經朱翼/(清)孫承澤撰.-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經部九類.詩)

ISBN 7-80645-739-9

I. ①詩…②詩… II. ①朱…②孫… III. 詩經-研究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1639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09 冊

經部·詩

詩序集傳 詩經朱翼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4.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39-9/Z·17

定價:5120 元(經部九類 62 種共 31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詩序



朱氏辨說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
無明文可考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
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
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其公始
分以實諸篇之序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
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
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具下推說云
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
者矣況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
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
一編別附於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
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綴之於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
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入直作經

詩序

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
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
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
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導信無敢
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
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
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
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
達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
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
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

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

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詩序

二

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志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說見綱領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

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

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

王之聽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

妃為之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

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王后妃之所致則

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

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

以施之先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助詩書

史之戒珎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助其教之

者有此具然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成

有闕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二南之美與之相

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二南之美與之相

故國家天下治者不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

始也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

詩序

三

風天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馬用之邦國

馬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風風也教也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

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後成德也

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所以教先王即

曰周南召南如乾坤統坤乾承乾也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彰禮樂若雅頌之

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

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

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

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

衰詩人本諸社席而闕雅也故曰佩玉晏鳴闕

時闕雅作本諸社席而闕雅也故曰佩玉晏鳴

周康后說者以為古者夫人難鳴佩玉去君所

也曰此不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

房中之樂則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闕雅為鄉樂

詩序

四

萬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公之書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

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制詩則無鄉射燕飲房中

為天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首尾皆

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

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

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

詩序

五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

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

眾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

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繇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者得之蓋

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

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眾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

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

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

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於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詩序

六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闕雎之應也闕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二字

刪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

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

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

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詩序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

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大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裵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

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

詩序

詩序

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

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丈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

等謂車乘服翟勒面績總服則褕翟然則口口口口公侯夫人翟華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

與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菴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微以虞為主其實歟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不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

詩序

九

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傳會書史依託名蓋鑿空妄語以乙之人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蓋鑿空妄語以誰後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子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

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詩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謂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敦厚之教故子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為送戴嬌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詩序

十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

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燕之前序

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

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

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
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
序但識其勇而無禮國為淺陋而眾仲之言亦
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
得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

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詩序

十一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

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未有見

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

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

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

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

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詩序

十二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

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

頌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鵲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詩序

十三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閑情憇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諷諭實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觀之則其賦之人猶有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隱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憚然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中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推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

於鄭聲至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

者二雅是也鄭者繼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中濮上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

桑中濮上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

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

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

之事蓋不如此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

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遠行

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

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可知其將以為薦之何等

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

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

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

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

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

之辨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

人得具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

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

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

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鵲鵲之不若也上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詩序

十四

殷富馬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螭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

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詩序

十五

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

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

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

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語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階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

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

詩序

十六

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采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馬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

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

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

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濟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詩序

十七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王

秦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達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徐衍說其指桓王

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

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

詩序

十八

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芣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芣唐采芣詩采芣相似其詞與鄭子

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今姑

之從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馬

事見春秋傳然甫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適野之人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

詩序

十九

說具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

離民伍此詩恐具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

所据孔氏正義又据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

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

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馬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詩序

二十

當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据春秋傳

丈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

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取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投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具謂我何遂辭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

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

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

援寡不能自定亦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

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

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子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

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釋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上見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

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詩序

二十二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詩凡不得其義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後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詭之實罪而麗於誣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褻褻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益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

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魯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益其辭意

像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詩序

二十二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

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

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

馬

上同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利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盥置

詩序

二十三

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

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

詩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戈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

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詩序

二十四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

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

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殯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

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詩序 二十五

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克之遺風焉河東

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

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

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克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

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

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

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

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詩序 二十六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

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為大詳見本篇但此詩若

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

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靖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餉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予時深憚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

詩序 二十七

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馬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

馬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

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鑒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

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詩序 二十八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

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